

# 经文辩读在中国的实践

## ——赫尔辛基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比较经学与中国宗教对话实验”调查报告

李华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100732 北京,中国)

**摘要:**为了检验经文辩读方法在中国各大宗教团体、宗教信徒中是否可行,中央民族大学“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基地自2014年12月13日起开展“比较经学读书班”(Comparative Scripture Reading)系列活动,每次围绕一个主题、由来自各信仰传统的成员选择经文并加以注解和解读。为了检验比较经学读书班的效果,笔者在读书班上发放了问卷进行调查,此次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显示:“比较经学读书班”活动在深化对自身信仰理解方面的成效不及促进理解其他宗教传统方面;读书班89.5%的人认为他们大部分时候甚至每次都能不降低自己的信仰身份、真实表达自己对自身信仰传统的看法;73.7%的人认为表达自身信仰传统的观点时来自其他信仰传统的人士非常感兴趣;“比较经学读书班”起到了相互理解彼此信仰传统的作用;参与者并不打算将自己的信仰传统强加于人,也并不是的封闭的信仰者,而是选择表达自己信仰传统的看法,并尝试聆听其他信仰传统的观点;对于“比较经学读书班”的超过一半的参与者来说,他们互相之间认识,但是没有交往,“比较经学读书班”为他们之间的对话和交往提供了一个沟通和学习的平台;参与者更愿意向其他宗教团体而不是自己的信仰团体推荐“比较经学”的方法。调查结果表明,“比较经学读书班”在促进宗教间对话以及促使宗教宽容方面卓有成效。

比较经学读书班在中国作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也对经文辩读的方法和程序作了改动,使之更适合中国的情况。参与比较经学的多数人认为经文辩读/比较经学的方法在中国是一种创举,此次比较经学读书班的参加者学历高、影响大、代表性强,其深远影响会在未来显现出来。

**关键词:**经文辩读;圣经经文跨越边界的深度学习;宗教间对话;中国宗教;信徒的道德责任

**作者:**李华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社会学。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邮编100732)。Email:lihuawei66@126.com,电话:-86-137-1817-6201。

## 一、引言

孔汉思(Hans kung)说,“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这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和世界影响力愈来愈大。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各大宗教信徒的人数也一直在增加,中国宗教对中国社会及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在中国,宗教仍是一个敏感话题,而各宗教之间还没有出现多边的跨宗教的对话,开展宗教对话的实践并对之进行理论总结,显得尤为重要。

自1990年代以来,弗吉尼亚大学和剑桥大学开始尝试进行经文辩读(SR),并确定了经文辩读的操作指南。经文辩读的方法主要在亚伯拉罕宗教中进行,未曾在中国进行过尝试。

为了检验经文辩读方法在中国各大宗教团体、宗教信徒中是否可行,中央民族大学“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基地自2014年12月13日起开展“比较经学读书班”(Comparative Scripture Reading)系列活动,每月一次,每次围绕一个主题、由来自各信仰传统的成员选择经文并加以注解和解读,每次集中三个小时进行比较经学活动,每次分A、B两组同时进行。

为了观察并评估比较经学读书班活动开展情况,笔者受邀作为读书班的正式成员,以局内人的身份参与读书班。但笔者并不是作为某一宗教信徒的身份参与其中,而是以参与观察者的身份参与会读,但很少发言,只是聆听、观察、记录参与者的发言、讨论以及休息时间参与者的争论等活动。除2015年8月8日缺席读书班活动外,笔者参与了读书班所有的活动。2015年1月3日、1月31日<sup>[1]</sup>、3月7日、6月6日,笔者参加了B组的读经活动。2015年4月11日、5月10日、7月4日,笔者参加了A组的活动。为了了解另外一组的现场情况,笔者借阅了现场的笔录并调阅了部分现场录像,获得了对比较经学读书班较为完整的印象。

此外,笔者还曾于2015年5月10日在参与比较经学读书班的人员中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其个人信仰、对五大宗教的认知、对各宗教的态度以及对“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活动的看法,此次共发放问卷20份,收回19份。7月4日和8月8日,笔者发放了开放式问卷,专门询问参与者对“比较经学读书班”实践活动的评价和看法。本文的内容即基于参与观察、访谈及问卷调查而写出,特此说明。

## 二、“比较经学读书班”经文辩读的操作流程

“比较经学读书班”以剑桥大学大卫·福特(Davie Ford)指定的《经文辩读操作指南》为基础,制定了会读的基本原则、会读程序与方法等规则作为比较经学读书班的操作流程,并在以后的活动中对之进行不断的修正和完善。

在2014年12月13日举行的比较经学读书班座谈会<sup>[2]</sup>上,中央民族大学游斌教授介绍了比较经学读书班的发起目的、意义及拟采取的形式。游斌教授介绍说,比较经学读书班拟将宗教间对话扩展至更为广泛的领域,由亚伯拉罕宗教扩展至东方宗教,并希望这是东西方宗教经典现代相遇和经典对话的良好开端和起点。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罗明嘉教授指出,据他观察,中国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局限于伦理、实践层面(如共同参与慈善活动),但极少涉及信念和教义间的对话。

座谈会上,大家对经文辩读这一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其不降低参与者宗教身份的原则,不追求达成共识、保持信仰间“差异的尊严”等立场表示认同。

来自不同宗教传统的与会代表们围绕座谈会的主题展开讨论,讨论了“宗教对话对中国宗教的意义”、“中国宗教应促进怎样的价值观”、“中国宗教如何彼此合作”、“经典互读的意义及其对中国宗教间关系的作用”、“经典互读的基本原则及可能的学术成果”、“经典互动在中国宗教中如何实践和推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与会者探讨了比较经学的学术理念、实践方法,对在中国语境下以经典互读的方式推动宗教对话的意义做了充分肯定,对这一活动表示了极大的支持。来自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的赵建敏神父表示,经文辩读是“美人之美”、“美己之美”的重要途径,对实现各宗教间的对话意义重大。来自河南开封朱仙镇清真寺的刘学强阿訇表示,比较经学对中国宗教意义重大,宗教对话给教内人士提供了一个横向的视角,可以藉此了解其他宗教的教义和理解。来自中国道教学院的崔理明道长对此次活动表现

[1] 因2月初为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故2月份的读书班提前至1月31日举行。

[2] 关于该次活动的新闻报道,请参见薛立杰 XUE Lijie、索迦南 SUO Jianan,《东西方宗教经典首次面对面相遇——“比较经学与中国宗教对话”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民族报》Zhongguo minzu bao[Chinese Ethnic News],2014年12月23日。本文的记载综合了笔者现场记录和新闻报道。

得非常踊跃。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副教授惟善法师也表示此活动极有意义,会积极参与。

座谈会上确定,比较经学读书班于每月第一周的周六上午举行。每次选定一个主题,由来自6种宗教传统的代表各自选择一段经典文本,并从自身传统进行解释,之后,由来自其他宗教传统的人士进行提问并围绕文本展开对话与辩读。在系列活动中,与会者跨越自身宗教传统边界,深入不同宗教传统的经典之中进行深度学习,以了解他者、提升对自身宗教传统的理解。

座谈会上,游斌教授介绍了比较经学读书班的宗旨:

比较经学致力于以经典互读推动宗教对话,以对话达成文明间的深度学习和互鉴。它是一个内部充满张力的思想实验。它期望成为一种“新学术”,帮助各大宗教传统在对话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它期望读别人经典,发展自身传统;它期望回归渊源,解决当下困境;它期望以普世价值,讲中国故事。

它也是体现各大宗教之思想风尚的对话实践。我们认为,坚持彼此宗教的基本立场,不是对话的障碍,而是新机遇和新启发的土壤。虽然,由于在思想预设上的深度差异,我们对经典的解读和对话,会挑战或扰乱彼此既有的认识,但是,真诚与谦虚,将使交流中的挑战或纷乱,转化为丰富彼此的养料。

我们希望在比较经学的会读中,通过以下原则和方法来体现我们的理念,并从他人的言行中获得启发。

中央民族大学游斌教授宣布了由他草拟的“比较经学读书班”的基本原则:

1. 听从会读主持人的安排。每一次的会读将由某一宗教传统的学者担任主持人,由其总体把握会议的进度、发言者的顺序与时间。

2. 仔细阅读文本。所挑选的经文的各个细节,如用词、语法、语调、语境、互文性等修辞,都应受到大家的重视。

3. 讨论首先要集中在当前的文本上。讨论应当从当前文本的某个地方开始。如果援引其他资源,应当明确解释它与这个文本之间的联系。在讨论时,属于这个传统的人也许对文本的细节更为熟悉,但来自陌生传统的人们的直觉、猜测、疑问,甚至误会,也会构成启发。

4. 原文的讨论应当扩展讨论。经典常常由更原始的语言写成,一方面,原始文本使解释产生更多差异,并使经典的意义更为丰富,另一方面,也应将这些丰富的多元理解与当前的讨论结合起来,使讨论不至于散漫。更不要因为原文的讨论而闭塞了新颖的解释。

5. 大胆给出自己的解读,并向其他参与者发问。即使你对这个文本比较陌生,但陌生正是解释的开始,是对话的开端。当然,对他人的文本和信仰传统表示尊重,是发问时的应有之义。

6. 欢迎将信仰态度涵括进解释之中。我们不主张对话者悬置自己的信仰传统,但应当记住:第一,个人的信仰态度并不能增加解释的权威性。文本的细致分析、内部形成的悠久解释传统、谨慎有节制的推理,才能增加对话的深度和广度。第二,不要预设另一传统对某段经文的固定解释。一段文本的意义,对属于这个传统的人,或不属于这个传统的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7. 细心、宽容地聆听他人的评论。即使在进行批评性回应的时候,也不要直接否定他人的解释,而是要询问他们如何获得那种解释,以了解他们如此理解文本的过程及预设。对不清楚的地方,应当邀请对方澄清他们的观点。

中央民族大学游斌教授介绍了“比较经学读书班”的会读程序与方法(草案):

1. 会读主持人的职责不是仲裁观点的对错,而是按照以上基本原则,使会读有序、富有成效,以有益于所有的会读者。

2. 会读的第一阶段是阅读文本。可以通过朗读的方式进入到对文本的熟悉之中。可以指定人领

读、不同宗教传统的人朗读,或众人齐读,方式由会读主持人决定。每一个文本应不超过3分钟。

3. 会读的第二阶段是解释文本。与会者对自己宗教或传统的文本做出解读。每一个解释应不超过5分钟。

4. 会读的第三阶段是对话。与会者对彼此的文本进行疑难、要求澄清、意义引申、异同比较、深化发展等。主持人应适时地组织不同观点之间的质询、澄清,并在恰当时候做出小结。

5. 活动即将结束时,由主持人或由其指定某人对本期会读做出总结。

6. 在不同传统中,文本解读并非只是一个学术的解析,而常与特定的仪礼相结合,如有必要,可以穿插一些形式丰富的诵读或礼赞,以深化对这些文本的理解。

以上基本原则和会读程序与方法印刷在比较经学读书班每一期会读手册的前面,以提醒大家遵照。这些原则经过1月3日的实践之后,在参与者的建议下,作了细微的调整<sup>[3]</sup>。最大的调整是对会读程序与方法的调整,将会读第一阶段阅读文本的时间由三分钟缩短为一分钟,将第二阶段解释文本的时间由五分钟增加至七分钟。

### 三、“比较经学读书班”的基本情况

“比较经学读书班”的成员来自中国五大宗教,共19人。成员被分为AB两组<sup>[4]</sup>。

A组的主要成员有:来自中国道教学院的崔理明道长、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的惟善法师(副教授)、来自燕京神学院的陈驯副教务长、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孙宝山副教授(儒教)、来自河南省开封朱仙镇清真寺的刘学强阿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来自北京天主教神哲学学院的乔卞云修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赵法生副研究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敏俊卿博士以及中央民族大学游斌教授、常宏博士。A组由游斌教授或常宏博士主持。

B组的主要成员有:来自中国道教学院的郭硕知、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潘少铎(基督教传道人)、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伊斯兰教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马正峰(回族,穆斯林)、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佛教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张倩、来自天主教北京教区的刘平教友、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讲师初景波博士(儒教),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焦玉琴讲师(道教方向博士研究生)、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成功(基督徒)以及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高喆博士。B组由高喆博士主持。

可以看出,A组的成员主要为神职人员和大学教授,B组为普通信徒和在读研究生。比较经学读书班意在通过分组,进行对照试验。

自2015年1月3日以来,读书班已举行8次。主题分别为宇宙的起源(origin of the universe)、贫穷(poverty)、人性实然(Actuality of Humanity)、圣贤(Saintliness)、修养(Cultivation)、女性(Female)、好社会(Good Society)、财富(On Wealth)。

### 四、东西方宗教经典会读过程及其社会影响:以第四次经典会读为例

我们且以笔者参与的A组第四次经典会读为例对会读的程序及实际情况加以说明。该次会读的

[3] 比较1月3日的会读手册与之后会读手册,即可发现其细微变化。

[4] 2015年5月10日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黄保罗 Paulos HUANG 博士以马丁路德1521年的“Comfort when facing grave temptations”为例,提交了书面发言“基督教论面临巨大试探时如何获得安慰的修养功夫”。

主要观点已汇总发表在《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上,同时其电子版刊发在“中国民族宗教网”上<sup>[5]</sup>。截止8月3日,在中国民族宗教网上点击阅读该文的有262人。该报道同时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威网站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sup>[6]</sup>,被中国宗教学术研究领域的权威网站中国宗教学术网转载,也被五大宗教的著名官网和新媒体网站、博客等转载。目前为止,该报道被道教之音<sup>[7]</sup>、龙泉之声<sup>[8]</sup>、信徒的博客<sup>[9]</sup>转载,甚至也被关注热点新闻的网站“今日头条”转载<sup>[10]</sup>。地方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也关注了此次活动,如甘肃省宗教事务局的网站首页上专门列了“宗教研究专栏”,并将东西方宗教经典会读的内容列在此栏目前四条<sup>[11]</sup>。在海内外华人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媒体凤凰网也报道了第三次东西方宗教经典会读的活动,以“东西方宗教对人性的不同理解”为题作了报道,并专门为第三次会读增加了精彩的配图<sup>[12]</sup>。更为鼓舞人心的消息是由中国官方的人民出版社主办、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协办的官方网站“中国理论网”在首页>学术搜索>哲学栏目中转载了这篇报道<sup>[13]</sup>。

以下为媒体报道的内容:

4月11日,以“圣贤”为主题的比较经学会读班于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来自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儒家等6种宗教或文化传统的代表,选取了各自经典中关于“圣贤”的文本,并从其宗教传统的视角出发作出解释。

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基地主任游斌认为,圣贤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是一个宗教传统中心的人物,代表了一个宗教传统的理想人格。但是,在世界宗教传统的大格局之下时,圣贤的含义也随之变得愈加丰富起来。以基督教为例,耶稣作为信仰的核心人物,既是人皆须模仿和效仿的圣灵,又是人类的救主和宇宙的主宰,后一层的含义显然超过了我们通常所讲的圣贤的意思。就圣贤的意思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在各大宗教传统中是共通的:第一,圣贤是一个人类渴望的理想境界,在对圣贤的定义当中,既有伦理性因素,又有相当的神学因素。第二,对圣贤境界的界定,涵盖了宗教或文化对人性的深入分析、对性与情关系的理解、人性的现实与理想等等,这些都是各大宗教的论题。第三,某一宗教传统所定义的圣贤,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其他宗教相通的。宗教对话所希望的,就是人们所委身的宗教传统如何吸纳和综合对话伙伴在圣贤问题上的智慧。

崔理明

中国道教学院

《道德经》中有31处提到圣人,圣人是理想人性或者说是道性的表现。但是老子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圣人。道教所谓:从先天落入后天。圣人恰是超越了后天并且返回了先天的。圣人之所以能返回先天,是因为他超越了自我。超越有3个方面:一是思想意识上的,一是身体、生命上的,一是社会

[5] 王丹茗 WANG Danming、索迦南 SU Jianan,“东西方宗教经典会读之四 圣贤:宗教传统的理想人格” Dongxifang zongjiao jingdian huidu zhi si Shengxian; Zongjiao chuantong de lixiang renge [The Fourth Scriptural Reasoning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Religious Scriptures Sage and Goodness: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Religious Traditions],《中国民族报》Zhongguo minzu bao [Chinese Ethnic News], 2015年05月19日。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505240580-1.htm.

[6] http://www.cssn.cn/zjx/201505/t20150519\_1940035.shtml.

[7] http://www.daoisms.org/article/sort028/info-16546.html.

[8] http://www.longquanzs.org/cywh/dhyjl/63738.htm.

[9]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55a0f50102vmjk.html

[10] http://toutiao.com/a4378012862/

[11] http://www.gsszsjw.gov.cn/WebSiteForms/DetailForm.aspx? Id=9e70eefdaf0d4098925d6acbba930e6f

[12] http://fo.ifeng.com/a/20150415/41053870\_0.shtml.

[13] http://www.ccpph.com.cn/xsts/zx/201505/t20150520\_207193.htm.

行为上的。先说思想意识上的,《道德经》第二十二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始终很谨慎,不敢以为自己的意见就是正确的,不敢以为自己知道了事物的全部真相,虽然这看起来有些不自信,但是它避免了骄傲可能导致的背离天道的危险。再说身体、生命上的,《道德经》第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心虚静下来,气息绵绵若存,神气不离,魂魄抱一,这就超越了后天的识神、凡气、浊精而归于先天的元神、元气、元精。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后世道教形成了内丹道。再说社会行为上的,《道德经》第一章就讲有与无“同出异名,同谓之玄。”道是有与无的统一,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用自己不恰当的作为破坏了天道的自然。

陈驯

燕京神学院

约伯是基督教《圣经》中的圣贤典范之一。《约伯记》中的约伯是个伟大的英雄和榜样式的人物,从经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领略到约伯之“圣贤”的描述。首先,在经文中以第三者的身份对约伯的为人进行评价定位:“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其次,上帝在撒旦和“神的众子”面前都多次重复约伯是个义人。上帝还称约伯为“我的仆人”,约伯称上帝与他的关系有“密友之情”。第三,约伯对自己的美德以及各样的义行充满自信,约伯的圣贤也体现在他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威望。第四,约伯财富很多,但没有因为财富而飞扬跋扈,也没有因为财富而失去敬畏之心。对于子女的教育上,约伯严格而又仁慈,指引子女们正确的信仰观念。此外,约伯的圣贤也体现在他的朋友们对他的敬重和爱戴上。约伯的“贤”还表现在他的“天问”和敢于“与上帝论理”的精神。最后,整个《约伯记》在论到约伯的信仰时,都是用格外严肃的口吻来表达约伯对上帝信仰的坚贞不渝。约伯是个圣人,也是贤者,基督教信仰中称为“义人”。圣贤之道是天道所赐而造就成功的人道,人道也是天道的具体表现。

孙宝山

中央民族大学

儒学的圣贤境界主要表现为仁的境界,孔子对此作了很多阐发:一、仁是一个人一生追求的至高的精神境界,如果达到了此种境界,那么他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也就是达到了仁的境界。二、仁的境界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其价值甚至超过了生命,一个追求仁或者已达到仁的境界的人,他宁肯牺牲生命来成就仁、捍卫仁,也不会为了保全生命而妨害仁。三、仁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孔子也不敢以仁者而自居,只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仁的追求者。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对于他的弟子,他评价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也就是说,颜渊能在3个月的时间里保持仁的状态,至于其他的弟子,只能做到一日或一个月保持仁的状态。对于仁的追求是人生的最大快乐,所以仁的境界又表现为乐的境界。关于乐的境界,后来儒者归纳为两种:一是孔颜之乐,二是曾点之乐。孔颜之乐就是身处忧患困顿当中也保持乐观的态度,不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曾点之乐就是胸怀洒脱,万事放下,如光风霁月。自宋代以后,孔颜之乐和曾点之乐成为儒者不懈追求的圣贤境界。

刘学强

河南开封县朱仙镇清真寺

伊斯兰教视先知穆罕默德为圣贤典范和道德楷模,“圣训”记载的先知的言行录成为世代穆斯林竞相效尤的典范,也是衡量伊斯兰贤者身份的标尺。先知穆罕默德被穆斯林视为至圣,即最后一位先知,之后只有贤没有圣。贤者是品级最为接近先知的人,如他的圣门弟子、历代的伊玛目,他们被视为

先知的继承人。通过阅读《古兰经》，我们可以发现：一、先知对自我神性的否定，反对个人崇拜；二、强调先知的非凡人格。伊斯兰贤者继承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行衣钵，反对个人崇拜并具备非凡人格两项特征。不禁欲，不厌世，不回避合法有度的物质享受，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同时积极参与伊斯兰教的宗教功修，注重伊斯兰信仰的精神修为。并且将它融入到更高的真实秩序中，构筑一个圣俗浑然的统一体。总之，伊斯兰的圣贤观展示的是物质与精神并举、今后两世兼修的均衡与和谐的形象。

乔卞云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

我所选的经文是《伯多禄前书》1章14-19节，在《伯多禄前书》中，伯多禄以基督的实际行为和列举的旧约章节，训导信徒们要认识并全心谨守已经得到的福分。“因天主的仁慈，通过耶稣基督由死者中的复活，重生了我们”。在14到19节中，涉及了从灵修的角度如何活成像天主那样圣的具体方式：第一，做顺命的子女，这是因重生获得新身份所应有的态度；第二，成为圣的是天主时时的召唤，而且天主自身是人如何圣的榜样；第三，必须有具体的内容——“在一切事上是圣的”；第四，“成为圣”是旅居尘世的使命，因为基督徒还处在既济又未济的状态；第五，成圣之所以是人一生的使命，是因为基督以生命的代价，以他的血把人从虚妄中赎出，活出自我。在语气上，伯多禄以兄长的态度劝导信徒们，但同时谦卑地指明他的训导建立在天主的训导的权威上。从神学观点上说，谈人的圣化不能不谈天主的圣，天人的关系决定了人的圣化不可能是一个自我努力的行为。人的圣化不是一个思想而已，需要有具体的实践，因为伦理道德生活是参与天主圣善的具体表达，同时也说明基督徒伦理生活具有一个超验的幅度。

张倩

中央民族大学

佛教的圣贤人格，可见于“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大般涅槃经》卷十五云：“善男子！为诸众生除无利益，是名大慈；欲与众生无量利乐，是名大悲；于诸众生心生欢喜，是名大喜；无所拥护，名为大舍；若不见我、法相、己身，见一切法平等无二，是名大舍；自舍己乐，施与他人，是名大舍。”“四无量心”，是佛菩萨伟大胸襟与圣贤人格的表现。“大慈”就是给予众生无边的喜乐，而且衷心希望别人自在、欢喜。更难能可贵的是，自己力行实践给予别人快乐，而不附带任何条件，这就是“无缘大慈”的道理。“大悲”就是衷心地希望众生永远都不再受到任何痛苦的折磨，离苦得乐，永脱生死轮回之苦。“大喜”就是菩萨于行菩萨道中，以财务、劳力、智慧为众生服务，并且见到众生离开了无边的痛苦，内心感到无量无边的快乐与法喜充满。“大舍”就是菩萨“一切皆舍”的不执着精神与气魄。所谓“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以一句“阿弥陀佛”放下身心世界，使得尽虚空遍法界（究竟成佛也）。总之，“慈、悲、喜、舍”是菩萨利益一切众生的存心，我们应效法菩萨此种“无私无我”的精神，使自己心地清静，进而达到心灵净化的目标。从佛教的终极目标来看，解脱或成佛，都需要彻底地破除自我，有任何一丁点自我不能破除，就不可能最终成就。故而需要培养自己慈悲喜舍的“圣贤人格”。

媒体报道的内容呈现了比较经学读书班就“圣贤”这一主题多达致的收获，显示了来自各大宗教传统的代表根据宗教经典文本对“圣贤”这一主题的解读。然而，媒体的报道只呈现了结果，却无法呈现对话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诘问、辩难以及思想火花的碰撞。笔者仅根据现场笔录，以A组为例对此过程描述如下：

在会读的第一阶段，来自各大宗教传统的代表依次朗读其所选择的经文。来自中国道教学院的崔理明道长朗读了两段经文：《道德真经·任德章第四十九》：“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

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之在天下孳孳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道德真经？韬光章第七》：“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 韬光章第七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之在天下孳孳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来自燕京神学院的陈驯牧师提供的经文是中文官话和合译本的《约伯记》1:1 - 2:13, 讨论的是基督教《圣经》中的圣贤典范之一: 约伯。

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孙宝山认为儒学的圣贤境界主要表现为仁的境界, 所提供的经文出自《论语? 里仁》, 如“朝闻道, 夕死可矣。”“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君子去仁, 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其他相关的经文还有: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若圣与仁, 则吾岂敢? 抑为之不厌, 诲人不倦, 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贤哉! 回也。一簞食, 一瓢饮, 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贤哉! 回也。”(《雍也》)“回也, 其心三月不违仁, 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 “子曰: 饭疏食、饮水, 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 子路不对。子曰: 女奚不曰其为人也,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

来自河南开封朱仙镇清真寺的刘学强阿訇朗读了其提供的经文: “你说: 「赞颂我的主超绝万物! 我只是一个曾奉使命的凡人。」”(古兰经 17 章: 93 节)“你说: 「我不对你们说: 我有真主的一切宝藏。我也不对你们说: 我能知幽玄。我也不对你们说: 我是一个天神。我只是遵从我所受的启示。」”(古兰经 6 章: 50 节): “希望真主和末日, 并且多多纪念真主者, 你们有使者可以作为他们的优良模范”(33:21)“你确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古兰经 68 章: 4 节)

来自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的乔卞云朗读了自己选择的经文(伯前 1:14-19): 14 As obedient children, 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e passions of your former ignorance, 15 but as he who called you is holy, be holy yourselves in all your conduct; 16 since it is written, “You shall be holy, for I am holy.” 17 And if you invoke as Father him who judges each one impartially according to his deeds, conduct yourselves with fear throughout the time of your exile. 18 You know that you were ransomed from the futile ways inherited from your fathers, not with perishable things such as silver or gold, 19 bu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like that of a lamb without blemish or spot.

会读的第二个阶段为解释文本, 其基本内容可参考根据各作者提供的文本汇编而成的《比较经学读书班第四期/Session IV A 圣贤 Saintliness》, 也可参见新闻报道。<sup>[14]</sup>

[14] 王丹茗 WANG Danming、索迦南 SU Jianan, “东西方宗教经典会读之四圣贤: 宗教传统的理想人格” Dongxifang zongjiao jingdian huidu zhi si Shengxian; Zongjiao chuantong de lixiang renge [The Fourth Scriptural Reasoning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Religious Scriptures Sage and Goodness;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Religious Traditions], 《中国民族报》Zhongguo minzu bao [Chinese Ethnic News], 2015 年 05 月 19 日。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505240580-1.htm.



会读的第三个阶段为对话阶段,最为精彩,可惜新闻报道未能反映出对话阶段的内容。兹仅根据现场笔记和录音来呈现对话阶段的精彩内容:

进入对话阶段之后,比较经学 A 组的主持人游斌教授向其同事孙宝山副教授提问说:“你所引经文中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很清晰,但没有讲如何能成圣?”游斌教授开头之后,乔卞云紧接着提问关于人成为圣的源泉和主体何在?孙宝山回答了游斌教授的问题,孙宝山指出,如何成圣的问题在宋明理学中最为具体,即体现为工夫论,而先秦儒学对此问题论述的并不充分。针对乔卞云的问题,崔理明道长作了回答。崔理明道长说,佛道<sup>[15]</sup>谈论了很多成圣的问题,在佛道教看来,成圣是人的本性使然、是人的天性。乔卞云接着说,按照天主教的传统唯有天主才是圣者,人成圣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我发现其他宗教成圣的过程没有产生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我想请教一下孙宝山老师,以儒家的传统看来,人成圣的动力何在?孙宝山回答说,儒家认为,成圣的基础是性善论,成圣的动力在于内在超越。来自燕京神学院的副教务长陈驯牧师针对崔理明道长文本中提到的“合乎道性的圣人”追问道,这到底指什么,何谓“合乎道性的圣人”?崔理明道长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对谈中,游斌教授比较关心儒学关于成圣的看法,因此他再次向孙宝山副教授提问。游斌问到:“亚伯拉罕宗教对于圣人的描述与言说走向了神秘主义,儒家是否很少讨论成圣这一过程?”孙宝山就此问题做了解释和回答。其他各位与会者也很关心儒教的问题,如陈驯牧师希望孙宝山谈谈儒教对圣贤如何认定、标准为何这一问题。孙宝山介绍了明代和清代从祀的情况,指出明代从祀的标准比较严格,清代从祀泛滥,具体标准可以参看相关的研究。但内圣外王是一个基本的标准。与会的各位继续追问,内圣外王这一由庄子提出后被儒家采用的术语到底内涵为何,也即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被称为内圣外王?孙宝山作了回应。

问过儒家之后,游斌教授向道教的代表崔理明道长发问。游斌教授问到:“供奉在庙中的神像及其本尊是否就可以被认为是成圣或成仙?”崔理明道长介绍了庙中供奉的两种情况,一为皇帝赐封,一为庙祝或信徒讨口封。陈驯表示,很想知道崔道长文本中提及的“精”、“气”、“神”之所指与含义,希望崔理明道长进一步澄清。崔道长就“精”、“气”、“神”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作了深入分析。

来自河南开封朱仙镇清真寺的刘学强阿訇注意到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经典中有部分相同的人物,但这些人物在不同宗教传统的地位却不一样,因此,刘学强阿訇向来自基督宗教传统的代表提问:“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大卫是先知,不知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所罗门王和大卫王是否是基督教的先知?”陈驯牧师对此问题做了解释和回答。刘学强阿訇的兴趣并不局限于亚伯拉罕宗教,他表现出对佛道教的好奇,因此,他希望来自佛道教传统的人来解答这一问题:“道教中的道太虚化,因此,佛道教经常使用方便法门,是否容易导致常人一直止步于真正的信仰?”崔理明道长对刘阿訇的问题做了认真的回答。

来自赫尔辛基大学的罗明嘉教授也参与了此次会读,并以比较宗教学的视野概括了各大宗教关于圣贤看法的差异,他指出,圣贤是人自然本性基础上的发扬,但同时需要超越者的信仰引导,不过在东方宗教传统看来,成圣是人自然本性的完美,似乎不需要外力的引导。罗明嘉教授询问道,中国语境中在无须神灵引导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成圣?如果可以,成圣的动力何在?他表示,这些问题他很感兴趣,希望学界进一步探讨。随后,参加者讨论了中国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及其助人的动力等问题。

以上仅以第四次比较经学关于圣贤的对话为例展示了比较经学读书班的实况和现场。类似的精彩对话和辩难无处不在。在比较经学读书班进行了四五次之后,参与者对其他宗教的认知有了明显的提高,甚

[15] 崔理明 CUI Liming 道长是中国道教学院的教师,是道教的代表,但言谈之中经常佛道连用、将两者并在一起解释,这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儒释道杂糅的特点。

至部分参与者也不时引用其他宗教的经文来说明和解释自己宗教传统的某些观念,甚至综合引用多种宗教的经文来解释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可谓达到了深化对自身传统认识的效果。在这方面,崔理明道长就是极好的例子。在主题为“好社会”的对话中,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崔理明道长被问及道教是否也有类似的概念,经文依据何在时,崔道长引用了“圣人无常心”及“挑水砍柴无非妙道”等。来自佛教的惟善法师质疑说,“挑水砍柴无非妙道这也是道教经文吗?”崔理明道长回答说,这不是道教经典的内容,但这与道经中的观点类似,他是想打通了来说。陈驹牧师感叹说“崔道长博学,一会跨越这一教,一会儿跨越那个宗教”。崔道长回应说,“我是吃百家饭的,各教都懂一些”。这一片段显示了三人之间的辩难与诘问,但崔道长跨越宗教的解释确实显示出其开放的心态和佛道交融的状况。

## 五、参与者对比较经学读书班的态度:调查问卷分析

为了检验比较经学读书班的效果,为了搞清楚比较经学读书班诸位同仁对比较经学/经文辩读的态度,笔者于5月10日曾在读书班上发放了问卷,要求各位参与者现场完成。该部分内容即根据此次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做出分析。

1. 对自身以外信仰的总体态度 为了了解参与者对自身信仰以外其他宗教的总体看法和判断,我们设计了四个题目进行调查,发放的20份问卷回收了19份,回收的问卷统计结果如下:

在D1您对自身信仰以外的其他宗教的总体看法一题中,没有人选择“深恶痛绝”,选择“非常喜欢”的有半个<sup>[16]</sup>,选择“有好感,并有兴趣了解”的有14个,选择“不好不坏,中性”有5个。可见,在19份有效问卷中,没有人表示对其他宗教深恶痛绝,高达73.7%的人表示对其他宗教信仰“有好感,并有兴趣了解”。由于参与读书班的成员均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还有不少科研院所的副教授和教授,调查问卷反映了他们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宗教信仰较为普遍的宽容态度。在D2和D4题中,要求问卷填答者进行打分,分值在1—10之间,分值越高,代表对其他宗教的态度越正面。在D2“您觉得自身信仰以外的其他宗教本身的好坏”一题中,18个有效问卷所选均在5分及以上,选择7分及以上的高达12个,占有效问卷的66.7%。更有一名佛教徒选择了满分,对佛教以外的宗教表示出了充分的善意。在D3“您个人对自身信仰以外的其他宗教的喜好程度”一题中,19个有效答案中均为5分以上,6分及以上者达16人,占比高达84.2%。在D4“您觉得自身信仰以外的其他宗教与中国社会目前的相适程度如何”一题中,18个有效问卷均选择5分及以上,6分及以上者15人,高达83.3%,这说明绝大多数的人均认为自身信仰以外的其他宗教与目前的中国社会非常适应。

D5一题询问被调查人对其他宗教信仰是否有兴趣了解,结果显示,无一人选择“没有兴趣了解”,选择“非常有兴趣”的为11人,占19份有效问卷的57.9%。不过,也有6人,选择“有兴趣,但不大”,占31.58%。选择其他有1人,占10.52%。

2. “比较经学读书班”活动效果评估:深化对自身信仰理解方面的成效不及促进理解其他宗教传统方面

为了评估“比较经学读书班”对推动跨越边界的深度学习的效果,了解这一活动对深化关于其他信仰的了解之效果,了解参加者在读书班上是否降低了自身信仰传统的身份、是否充分表达了自己信仰传统的观点,了解宗教信仰者是否对自身以外的信仰传统真正感兴趣、是否能够达致真正理解,我们设计了一系列问题对此进行调查。

D6一题询问参与者“比较经学读书班”对深化关于其他宗教信仰的了解是否有实质性的帮助,调查结果显示,在19份问卷中,选择“有很大帮助”的有16人,占84.2%;选择“有很大帮助,但不明

[16] 编号A06的问卷上,被调查人选择了两个答案。

显”的有 2 人,占 10.5%。D13 题询问“比较经学读书班”对您深化有关自身宗教传统的认识是否有帮助,结果显示,19 人中,只有一人选择没有帮助;选择“有帮助,但不明显”的有 6 人,占 31.6%;选择“有很大的帮助”者有 12 人,占 63.2%。两者比较可以看出,高达 94.7% 的人认为该活动对促进其关于其他宗教信仰的了解有帮助,高达 94.8% 的人认为该活动对深化自身宗教传统的认识有帮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两题中选择“有帮助,但不明显”的人中,D13 题中选择此项的比 D6 题选择此项的更多。这说明,在读书班成员看来,与深化自身宗教传统的认识相比,比较经学更有助于深化对其他信仰的了解,并从中学到新的知识和智慧。这也在随后的题目中得到了检验。在 D10 题,“您是否可以聆听并理解其他参与者的观点和信仰”,选择“能理解全部”的有 6 人,占 19 人的 31.6%,选择“大部分时候能理解”的有 13 人,占 68.4%;无一人选择其他三个选项:“大部分时候不能理解”“一点也不能理解”“不知道是否理解”。在 D20 题,“比较经学读书班”上,您是否已从其他宗教的经典中学到新的智慧,选择“是”的有 15 人,占 18 人中的 83.3%。

为了详细考察“比较经学读书班”对促进宗教间对话、理解方面的作用及成员对该活动的具体感知和意见,我们设计了 D7、D8、D9 及 D12 题进行调查,且看以下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D7 题问及参加者在“比较经学读书班”上是否可以充分表达您对自身信仰传统的真实看法,选择“不能”的有 2 人,选择“能”的有 14 人,选择“大部分时候能”的有 3 人。可见,17 人(占参加者的 89.5%)认为他们大部分时候甚至每次都能不降低自己的信仰身份、真实表达自己对自身信仰传统的看法。

D8 题问及参与者感觉其他人对其所谈的内容感兴趣程度如何,调查结果显示,14 人认为其他参与者“大部分时候,表现得非常感兴趣”,3 人认为其他参与者“个别时候,表现得非常感兴趣”,另有 2 人选择“不好判断”,但无一人选择“不感兴趣”。可见,73.7% 的人认为表达自身信仰传统的观点时来自其他信仰传统的人士非常感兴趣。相应的,与此相关的另一题目也显示类似的结果。在 D9 题,您觉得其他参与者理解您表达的观点的情况如何中,选择“大部分时候能理解”的有 12 人,占该题 18 份有效问卷的 66.7%,更有 3 人也即 16.7% 的人选择“其他参与者能理解我的所有观点”,两项合并则有高达 83.3% 的人认为自己的观点能被理解。为了重复检验参与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我们设计了 D12 题“在读书班上,您认为各参与者是否能真正相互理解彼此信仰传统的看法?”。在 19 人中,无一人选择“不能”或“偶尔能”,3 人选择“每次都能”,16 人选择“大部分时候能”,可见,“比较经学读书班”起到了预想中的作用。

为了了解参与者参加“比较经学”读书班的初衷,我们也设计题目进行调查。在回答 D11“您是尝试聆听并理解别人,还是仅仅提出自己信仰传统的观点?”时,选择“大部分时候尝试聆听其他信仰传统的观点”和“总是尝试聆听并提出自己信仰传统的观点”的各有 11 人和 7 人,占 19 人中的 94.7%,只有一人选择“我只是参与读书班,寻求理解其他传统不是我的目标”,而无一人选择“我希望将自己信仰传统的观点发扬光大,希望其他人能接受”和“大部分时候只是提出自己信仰传统的观点”,说明参与者并不打算将自己的信仰传统强加于人,也并不是的封闭的信仰者,而是选择表达自己信仰传统的看法,并尝试聆听其他信仰传统的观点。

### 3. 对“比较经学”活动原则及其促进宗教理解与对话方面成效的认知

在 2014 年 12 月 13 日“比较经学与中国宗教”座谈会上,会议组织方介绍了经文辩读及比较经学的几个主张,认为比较经学并不追求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探寻术语背后的逻辑差异,寻求共识不是比较经学的目标,但寻找共同点也是不应回避的。为了了解参与者对以上活动原则和目标的认知,我们专门作了测试。D14 您认为寻找共识是“比较经学读书班”应该追求的目标吗,其中选择“寻求共识不是比较经学应追求的目标”的有 12 人,占 63.16%。不过,仍有 7 人即 36.84% 的人选择“是”。

以下一系列问题显示了“比较经学读书班”在促进宗教间对话以及促使宗教宽容方面的成效。在 D15“您认为‘比较经学读书班’对促进中国各大宗教间的对话有实质意义吗”一题中,所有人都认为有实质意

义,15人选择“意义重大”,占78.9%;有3人选择“有,但不明显”。接下来的D16,问及“您认为‘比较经学读书班’对了解、尊重其他宗教信仰有实质意义吗?”,结果显示,认为“意义重大”的有14人,占73.7%,认为“有,但不明显”的有5人,占26.3%,无一人选择“没有(意义)”。为了重复检验读书班的参与者对比较经学在促进宗教间对话和信仰间理解的贡献,我们问卷的最后面设计了一道题目以检验前面相关问题的测量效度。D24题问及参与者认为何者对促进您关于信仰间理解的贡献大,其中10人认为“比较经学读书班”贡献大,占52.6%;有4人认为“大学课程贡献大”,有3人选择“实际生活对我的影响大”,有1人选择“亲朋好友对我的影响大”。这足以说明,这次比较经学读书班的实际效用。

为了了解参与者是否担忧与其他宗教的对话会削弱自身的宗教信仰,我们设计了一道题目进行测试。在问及“您认为宗教间对话会导致中国各大宗教间的差异逐渐消失吗?”时,14人选择“差异不会消失”,占18份有效数据的77.8%,4人选择“会,但需要长期的过程”,占22.2%。由此也可见,在中国有信仰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中,多元宗教并存的观念较为盛行。

以下表格呈现了参与者对“比较经学读书班”对促进关于其他宗教传统认识方面的帮助以及其程度、对深化自身宗教传统的认识方面的情况:

问卷编号及信仰身份		D6“比较经学读书班”对促进关于其他宗教传统的认识是否有帮助以及程度如何?帮助的具体体现。		D13“比较经学读书班”对其深化有关自身宗教传统的认识是否有帮助,具体内容		D20“比较经学读书班”上,您是否已从其他宗教的经典中学到新的智慧?何种智慧?	
A03	基督徒, 牧师	有很大帮助	至少在主题研究范围和学术方法上	有很大帮助	宗教解释学与相互理解和应用上	是	每次主题辩读中的认识和新理解
A04	儒教徒	有帮助但不明显	能够增加对其他宗教信仰的了解	有帮助但不明显	加深对所信宗教传统的深层次理解	否	
A05	儒教徒	有帮助但不明显	不深入	有帮助但不明显	不深入	否	
A08	天主教修女	有很大的帮助		有很大的帮助	对人观、宇宙观有帮助	否	
A09	佛教法师	有很大的帮助		有很大的帮助	对不同宗教相同点和不同点的认识有所深化	是	对宇宙论的不同理解等
B01	佛教信仰者	有很大帮助	“以前不大了解的宗教系统,现在有所了解,并且在对话中能加深自己宗教的认识”	有很大帮助	“对经典的理解和阐释,以及实践上的落实。”	是	“包容与倾听”
B02	基督教传道人	有帮助但不明显	一些细节很丰富	有帮助但不明显	于对佛教和伊斯兰教方面的启发多一些	是	更丰富地了解了一些教义细节
B03	天主教友					是	“以多种不同宗教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身宗教的本有问题。”
B04	信仰游移者	有很大帮助	尤其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	有很大的帮助	相互深化	是	苏菲、伊斯兰教神学解释学
B05	基督徒	有很大的帮助		有帮助但不明显	发现自身之不足	是	道教的静
B08	穆斯林	有很大的帮助		有很大的帮助	从其他文化传统的问题反思自身	是	如佛教的大慈大悲思想
B11	对儒教、佛教和基督教感兴趣者	有很大的帮助		有很大的帮助	例如道教典籍	是	伊斯兰教仪式的具体做法、佛教的禅定

#### 4. “比较经学”在其他团体中推广的可能性

为了侧面了解参与者对“比较经学”方法推广的可能性,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进行测量。在 D22 “你愿意向其他宗教信仰者推荐比较经学/经文辩读的方法吗?”,无一人选择“不愿意”,有 6 人选择“视情况而定”,其余 12 人都选择“愿意”,占 66.7%。然而,当问到“你愿意你的宗教团体采取这种方法来读经吗?”时,明确表示“不愿意”的有 1 人,选择“视情况而定”的有 7 人,而选择“愿意”的有 9 人,占有有效数据 17 人的 52.9%。这说明,参与者更愿意向其他宗教团体而不是自己的信仰团体推荐“比较经学”的方法。

#### 5. “比较经学”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交往情况

为了了解“比较经学”活动参加者之间的熟悉程度,我们专门设计了问题进行调查。D18“在参与比较经学读书班之前,您认识读书班成员的情况如何?”,有 5 人选择“认识大半成员”,有 10 人选择“认识 2—4 人”,有 2 人选择“认识 1 个人”,1 人选择“一个人也不认识”,由此可见,这些来自不同之间的信仰者由于各种原因在“比较经学读书班”举办之前已互相认识。在问及“在参与比较经学读书班之前,您认识读书班成员的程度如何?”时,统计结果显示,有 2 人与所有成员都没有交往,有 2 人与大部分成员有交往,有 3 人“只是与其中个别人有交往”,而有 11 人即 61.1% 的人,“只是认识 1-2 个人,但没有交往”。由此可见,对于“比较经学读书班”的超过一半的参与者来说,他们互相之间认识,但是没有交往。“比较经学读书班”为他们之间的对话和交往提供了一个沟通和学习的平台。

#### 6. 参与比较经学读书班的收获

如前所述,D6 一题询问参与者“比较经学读书班”对深化关于其他宗教信仰的了解是否有实质性的帮助,调查结果显示,在 19 份问卷中,选择“有很大帮助”的有 16 人,占 84.2%。D13 题询问“比较经学读书班”对您深化有关自身宗教传统的认识是否有帮助,结果显示,19 人中,选择“有很大的帮助”者有 12 人,占 63.2%。在 D20 题,“比较经学读书班”上,您是否已从其他宗教的经典中学到新的智慧,选择“是”的有 15 人,占 18 人中的 83.3%。在这些题目的每个选项上,我们要求参与者写明具体的帮助。我们根据 B 组的情况加以说明。B 组 9 人中,有 7 个人填写了学到的智慧之具体内容,6 人填写了比较经学读书班对加深自身信仰传统的具体帮助,4 人填写了对深化关于其他宗教的了解的帮助。

我们还专门设计了开放性问题,并于 7 月 4 日和 8 月 8 日进行发放,以期了解参与比较经学读书班的收获。参与比较经学读书班,与其他信仰者的对话,给参与者带来了何种收获呢?

我们先看 A 组的情况:

清真寺的阿訇写道:“拓展了自我的知识结构,培养了自我的横向思维能力和逆向思维能力。学会换位思考,推己及人,不再盲目和武断。”

一名神学院的牧师写道:“新的宗教认识,尤其是在不同经典中理解相同的课题。”

一名道教学院的老师写道:“对道教固有的思想、方法认识更深;参学验证,使自己更有信心;收获友谊;对不同宗教思想的融合,也有信心。”

一名佛教的法师写道:“一、了解不同宗教的教义、宗教生活以及传教的不同方式;二、对不同的人生态、价值观的不同解释”。

一名儒教的研究者写道:“增加了对其他宗教信仰的了解”。

一名号称无神论的宗教学研究学者写道“带来了知识和理解。”

我们再来看 B 组的情况:

一名皈依佛教 9 年之久的信徒和佛教研究者写道:“拓宽了思维领域,增加了思维路径,能接触到更深刻和全面理解自身宗教传统”。

信仰基督教 20 年之久的一名基督教传道人写道：“更丰富地了解了一些教义细节”。

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一名信徒和研究者写道：“更为开阔的视角。”

一名基督宗教的信仰者写道：“谦虚、求知，意识到不同的伟大思想传统”。

一名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信仰者写道：“看到宗教间的共通性，对宗教有更深入的理解；在情感上，与并非自己信仰传统的其他宗教更接近，消除隔膜。”

一名信仰游移的参与者写道：“了解了各种宗教的教义和具体修炼方法”。

#### 7. 关于比较经学读书班的程序与方法的开放性建议

关于比较经学读书班的程序与方法，大多数比较赞同现有的办法。认为这样的读书班应坚持下去，应定期或不定期出版交流成果。

也有人针对会读的第三个程序即对话阶段提出了以下建议：

增加交流层面；最后的跨文化对话应当再规范一些；是否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让大家可“跨”？或许可以一次性只读一种宗教的经典，这样大家对一个问题的探讨会更深入。

## 六、结语：比较经学读书班的意义

可以看出，比较经学读书班作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也对经文辩读的方法和程序作了改动，使之更适合中国的情况。

参与读书班的来自五大教的代表共同表示，中国宗教可携手共同促进中国的伦理教育、道德提升和环境保护，携手参与社会发展和慈善，共同促进一个好社会（good society）的建设，可共同为提升妇女地位而努力，为社会发展和社会团结提供思想资源和组织基础。他们共同表示，处于中国现代社会和社会转型期，他们及其所在的宗教团体会尽己所能为建设一个好社会而从点滴做起，为安顿人心、缓解社会矛盾、建设美好社会的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与比较经学的多数人认为经文辩读/比较经学的方法在中国是一种创举。他们认为，之前的经文学或辩读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也未采取以一个一个主题的形式进行辩读。另外，五大教集中起来进行比较经学学习和对话实为创举，加之，此次比较经学读书班的参加者学历高、影响大、代表性强，其深远影响会在未来显现出来。

**English Title:**

**Practice of Scriptural Reasoning in China: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between the Six Religions of China, 2014—2015**

**LI Huawei**

Ph. D.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anguo men nei dajie, No. 5, 100732 Beijing, China. Email : lihuawei66@126.com, Tel: -86-137-1817-6201.

**Abstract:** Scriptural Reasoning (SR) is an intensively discussed new method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SR has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gained wide acceptance among Jews, Christians, and Muslims, and is rapidly gaining attention all over the world. SR as interfaith dialogue between the Abrahamic religions which emerged in the US and Britain in the early 1990s and has been further developed mainly by the Universities of Cambridge and Virginia. During the past years, Chinese scholars have show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SR.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SR could be extended to includ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religions.

The first experiment of SR in China was carried out in Beijing from Dec. 2014 to Sept. 2015 as a co-operation betwee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Prof. You Bin and Prof. Miikka Ruokanen were the moderators of the experiment. There were two SR groups meeting simultaneously at the Minzu University once a month, ten times, each time for three hours. The participants of our SR groups were self-declared followers of a faith tradition. We included the six main faiths of China: Taoism, Confucianism, Buddhism, Islam,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The members of the first group were scholars of the six religions, and members of the second group were young students representing the six faith traditions. The topics of each session were decided by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R groups: Why does the universe exist?, The problem of poverty, The problem of suffering and evil, The role of women in religion and society, What is a good society?, What is saintliness?, Ou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nvironment, What is death?, etc. During the weeks before a meeting, each member of the SR groups chose a passage from the sacred texts of her/his tradition and prepared a short written commentary on that for discussion in the group. The basic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were rather similar in the two groups: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groups thought that SR is a good method of interfaith encounter, because it challenges us both to understand one's own religious tradition more deeply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understand more clearly the authentic teachings of the other faith traditions. They expressed that this experience clearly increased their ability not only to tolerate, but find interest in, learning wisdom from other scriptural traditions. Most of the members felt that other participants were carefully listening to them and were keen to learn the views of other traditions.

Moreover, the participants felt that SR gives a clear purpose and structure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it is non-elitist, it offers equal opportunity for each member actively to participate in discussion. SR fits equally for scholars and for ordinary believers, women, men, and young persons. The participants maintained that this SR experience has motivated them to think how concretely to foster moral education in their faith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civil society. Special interest was shown in cooperation through religious charities for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for the equality of women and men, an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ready now it is justified to say that SR seems to fit well to be a method of interfaith dialogue between the main faith traditions of China. We can expand discussion on the canonical texts of the Abrahamic religions to include the sacred text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s. The ten – month experiment offers a solid foundation and a very positive prospect for Chinese interfaith engagement.

**Key terms:** Scriptural Reasoning, intertextual reading of sacred scriptures,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Chinese religions,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followers of the faith traditions